

■关 注

一方面是社会对优秀艺术人才的需求和艺考的持续升温,另一方面是艺术专业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频频遇冷,一冷一热中折射出当前艺术教育在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艺术专业应培养怎样的人才? 艺术教育存在哪些瓶颈? 本报邀请两位学者结合戏剧教育现状展开探讨。

——编 者

我时常反思这样一个问题: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战争的风云中辗转流离的国立剧专,居然培养出了刘厚生、谢晋、凌子风、夏淳、徐晓钟、陈永惊等一大批戏剧人才,奠定了新中国话剧和电影的坚实基础,是当时的戏剧人才资源太过匮乏,才拔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凸显了他们的历史作用? 还是国立剧专拥有什么神通广大、行之有效的教学法? 今天,我们当然不能指望一所戏剧院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个个成才,但是相对于如此庞大的戏剧专业的招生规模和每年的毕业人数,如今戏剧教育的成才率是否太低了? 是师资水平、教学方法的问题,还是学生素质的问题? 抑或我们衡量戏剧人才成才与否的尺度出了问题?

现实的情形是,“超男”、“快女”、“傻根儿”式的由媒体炒作形成的娱乐明星效应,让人们们相信“不学有术”,好运天成,这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忽视了通识教育的作用。通识教育源于19世纪的欧美,因有感于现代大学的学术分科支系繁杂,条分缕析,担心人们各走一径,长此以往,人们的现实共识和社会的认知会出现障碍,因此有必要创造出适合各类专业人群共同接受的教育模式,通识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融会贯通的能力,掌握多学科赖以生成的基础知识结构,以培养具有完善知识体系和完整人格的人。而即便是一些年轻人得到机会进入戏剧专业院校,也少有人愿意静下心来,按部就班地完成戏剧基础化、体系化的教育程序。“出名要趁早”,我常常从年轻人口中听到张爱玲的这句名言,便忍不住告诉他们,“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年少成名的戏剧家的确有,毋庸置疑,艺术需要天赋,中国剧作家曹禺23岁创作出了惊世之作《雷雨》,德国剧作家毕纳23岁就离世了,可他留下了《丹东之死》《沃依采克》《莱昂色与莱娜》等至今久演不衰的剧作。但是,他们的戏剧天才才是世所罕见的,是常规中的例外,而如果有人无才而强出名,那结果一定不妙。大部分的戏剧人才要靠后天系统的训练和完备的教育。

目前的戏剧院校的教育模式,存在着重“道”还是重“技”的掣肘。依本人愚见,“道”近乎通识之本,而“技”则近乎专用之器。“道”指戏剧的深刻内涵和深层规律,而“技”则指有效方法和便捷途径,“道”大而无形,需潜心修行,常年探索,或可一朝开悟;而“技”实而可秉,有可操作性。

戏剧教育应培养有理论素养和美学境界的高端专业人才。事实上,伟大的戏剧艺术家无不具有完备的人文素养和丰富的艺术实践经验,但是,我们正处在一个不断制造着文化快餐并且毫不膺足地消耗着文化快餐的时代,如何坚持向学生传承戏剧之道,让他们放下浮躁的功利之心,潜心于纯正的艺术理想的追寻,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目前,戏剧教育还存在着批量生产而人文素养不足的问题。在很多戏剧教育机构,尤其是越来越受到重视并且有普及态势的MFA教育中,历史、人文、理论等通识教育的课程逐渐减少,还有一些学生因为欠缺必要的戏剧史知识,对戏剧文本

由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和光明日报社联合举办的电影《东方中国梦》首映式及座谈会日前在京举行。影片根据华大基因研究中心真实事迹创作而成,讲述了王建国、杨明远、赵普3位“海归”博士怀揣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回国创业,成立了博大基因研究中心并不断突破科学难题的故事。三人带领研究中心在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率先完成了多项基因测序研究,并在10年间将研究机构推广至世界50多个国家及地区。影片既是反映当代青年科学家“民族团结、创新强国、留学报国”群体形象的励志电影,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反映以基因研究造福人类的正能量影片,体现了全球产业革命和生物世纪进程中的“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影片由杨真担任编剧、导演。

与会者认为,《东方中国梦》是一部彰显中国梦内在张力的现实主义影片,因为影片始终透露出一种家国情怀,始终将个人梦、行业梦、国家梦紧密结合在一起。影片在科学精神、科学景象与人文情怀、人生梦想的艺术展现中,实现了对中国梦的艺术阐释。

(任晶晶)

第三届中国儿童戏剧节 打造暑期文化大餐

由中国儿艺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将于7月12日至8月28日举行。本届儿童戏剧节历时48天,涵盖46部国内外优秀儿童戏剧作品,艺术品种涵盖音乐剧、世界经典童话剧、动漫舞台剧、多媒体儿童剧、智趣动漫卡通剧、木偶剧、趣味益智儿童剧、音乐动画故事会等多种儿童剧表现形式。这些作品将分别亮相于全国14个省市和台湾地区,让广大少年儿童暑期走进戏剧殿堂,享受文化大餐。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戏剧节以“点亮童心 塑造未来——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将开展中国儿童戏剧节成就展、卡通人物花车巡游、儿童戏剧主题公园、儿童戏剧故事体验、儿童戏剧美术创意体验、儿童戏剧图书体验、儿童戏剧工作坊、儿童戏剧研讨会等17项交流互动和体验活动。戏剧节期间,还将首次开展海峡两岸儿童戏剧互动展示活动,中国儿艺杂技童话剧《憨憨猫皮皮鼠》将赴台湾地区新北市艺文中心演出,台北如果儿童剧团儿童剧《你不知道的白雪公主》将亮相中国儿童剧场。此外,戏剧节将继续秉承高品质、低票价、公益性原则,并为务工人员子女、军人子女、公交职工子女、农民子弟、首都孤残贫困儿童等群体免费提供公益性演出票。作为主办单位,此次中国儿艺还将济南、西安设立分会场,将儿童戏剧节影响力深入到中西部地区,同时,关注基层儿童戏剧文化的普及,将优秀儿童剧和丰富多彩的戏剧节活动送到农村、送到校园,加强儿童戏剧阵地建设,让平日没有机会走进剧场的孩子也能享受到暑期文化大餐。

(徐 健)



的理解总是谬误百出,南辕北辙。比如不知道如何解读梅特林克的表现主义戏剧,结果无法恰当表现《檀泰吉儿之死》剧中的恐惧之门;因为不理解哈罗德·品特的威胁性戏剧,结果把《运菜升降机》排演成了一个悬疑剧。尽管在戏剧艺术上允许甚至鼓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离题太远的文本解读,恰恰暴露了通识教育的缺失带来的问题。

戏剧教育应当重视扩展人的心理空间,强化可持续发展的心智资源。不是每个学戏剧的人都注定以此为业,但是,戏剧教育的基础却不能忽视。按照马丁·艾斯林的观点,戏剧是人类各种关系和情境的实验室,“戏剧通过角色扮演,情境模拟这些独特的美的形式,为学生提供观照他人、反省自我的机会,能让他们明确道德行为准则和社会共处的法则,引导他们热爱真善美、憎恨罪恶,发展和完善自我认知、自我调控能力,养成良好的性格和健全的人格”。在戏剧教育的过程中,不仅让学生审视自己的灵魂、叩问自己的良心,也会在戏剧的各种情境中认识复杂的人性,提高适应社会、发挥作用的能力。

英国戏剧教育家布莱恩·威认为:“没有两个人是相近的。教育是关怀着个人,戏剧则是关怀每个人的独特性并其人格的特质。”在中国较早开展戏剧教育的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认为,“夫一校犹一剧场,师生即其角色actors。其竭虑尽思,以求导人之道及自励之方。佳者,亦犹扮角之多为预备也。学生在校,不过数年,将来更至极大且乏之舞台,则世界之剧是也”。“世界者,舞台之大者也。期问君子、小人,与夫庸愚、英杰,即其剧中之角色也,守卫其优者,良者,须有预备。学校者,其预备场也”。

如果说戏剧教育的一般目的,在于以通识的标准和要求来训练学生的认识能力、感知能力、判断能力、反应能力等等,那么提升其对戏剧之道的认知,可能要比教会他演几个角色,写一两个剧本,导一两出戏,更具有人生的深远的影响意义。

中央歌剧院以己之力首演《女武神》

作为“国家大剧院歌剧节·2013”的闭幕演出,中央歌剧院于7月6日和7日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了瓦格纳歌剧——《女武神》。

歌剧《女武神》讲述的是西格蒙德为避雨冲入西格琳德和洪丁的住所,恰逢洪丁不在,西格琳德款待备至,两人产生爱情。在互诉身世中,才知道是孪生兄妹,西格蒙德从屋旁大树上取下他父亲留下的宝剑诺顿克,携妹逃出洪丁的小屋。众神之王沃坦之妻弗丽卡对孪生兄妹相爱大为震怒,坚持要惩罚他们。沃坦无奈,只得命女儿布伦希尔德(女武神首领)不要保护他们。洪丁追杀西格蒙德,布伦希尔德十分同情兄妹俩忠贞不渝的爱情,竟违抗父命用盾保护他,眼看西格蒙德将要杀死洪丁,愤怒的沃坦出现了,他用长矛掷在西格蒙德的剑上,宝剑被击成碎片,洪丁的剑刺穿了西格蒙德的胸膛。布伦希尔德把西格琳德带到山顶上,安慰并鼓励她一定要生下他们的儿子,他将是英雄齐格弗里德。还嘱咐她将宝剑碎片妥为保存,以备将来重新铸成宝剑。西格琳德接过宝剑,朝女武神指明的方向飞快逃走。沃坦为了惩罚女儿布伦希尔德对父亲的不忠,把她带到四周燃起熊熊火焰的山顶,然后扣紧她的盔甲,用她的盾盖住她,宣称:“她将一直睡到能有一个英雄穿过火焰前来唤醒她为止。”火焰洛戈用神火包围着山顶,保护着布伦希尔德。

中央歌剧院是我国的国家级歌剧院,引进并排演世界经典歌剧,特别是世界歌剧领域中的经典名著是剧院的责任,更是剧院国际化的要求,同时还是国家文化实力的标志。瓦格纳的歌剧作品是衡量歌剧院整体实力的试金石,为纪念瓦格



纳歌剧是伴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传入中国的。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的《麻雀与小孩》《小小画家》《扬子江风暴》《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白毛女》《王秀鸾》,到五六十年代创作的《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红珊瑚》《洪湖赤卫队》《刘三姐》等较为成熟的民族歌剧,再到“文革”后出现的《雷雨》《原野》《党的女儿》《苍原》《祝福》《青春之歌》《花儿与少年》《遥远的胡杨树》等大批更加成熟的原创歌剧,我国的歌剧创作和演出不断取得了新的成就,但是,仔细思量,在我们的戏剧教育中,却少有歌剧教育。国立剧专、延安时期的鲁迅艺术学院戏剧教育,都曾经有歌剧教育。1950年中央戏剧学院建校时也是有歌剧系的,知名导演陈颢就是第一届歌剧系的学员。但是,在后来的办学调整中,成建制的歌剧教育单位就没有了,只是根据教师情况在演员的声乐教学中涉及到美声和歌剧唱段。时下的戏剧院校,是没有完整的歌剧教育文化的,无论是民族歌剧还是西方歌剧都没有。原因可能是:歌剧品种尽管属于戏剧文化范畴,但是,由于过多依赖音乐文化尤其是声乐演唱艺术,所以,音乐院校的教学机构,往往有“声乐歌剧系”(简称“声歌系”)的设立,但是,很多音乐院校都去掉了“歌剧”教学内容,只强调“声乐演唱”,强调歌

中央歌剧院以己之力首演《女武神》

纳诞辰200周年,中央歌剧院推出瓦格纳最具震撼力的歌剧作品,不仅能丰富我国的文艺舞台,而且也能为中心歌剧院演绎史和国家大剧院歌剧节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央歌剧院曾于2011年9月在中国首演歌剧《汤豪塞》,在国内院团中率先将整部瓦格纳的歌剧作品进行全景首演,彰显出了国家歌剧院的实力,并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曾轰动一时。同年11月在福州举行的中国第一届歌剧节上,中央歌剧院在福州大剧院演出该剧,一举获得了歌剧节11项大奖,成为此届歌剧节上最大的赢家。2012年,歌剧《汤豪塞》成为国家大剧院歌剧节的压轴大戏。2013年,中央歌剧院再度选择瓦格纳的作品——“指环”四联剧中的《女武神》作为本年度国家大剧院歌剧节的闭幕演出,是对剧院艺术水准的又一次全方位的检验。

此番中央歌剧院以核心主创团队和“精兵良将”整体协作,以一院之力打造瓦格纳的《女武神》又开创了自我主创、自我演绎、自我设计、自我制作的新时代。中央歌剧院院长、艺术总监、首席指挥俞峰担任指挥,并由中央歌剧院国家一级导演王湖泉执导,中央歌剧院国家一级舞美设计马连庆担任舞台美术,该院知名歌唱家王威、王海涛、於敬人、李爽、刘怡然、阮余群在剧中分别饰演重要角色。

歌剧《女武神》演出团队全部是由中央歌剧院的演员组成,特别是舞美、服装也由中央歌剧院舞美工厂制作而成。中央歌剧院自2011年组建舞美工厂以来,经过《山林之梦》《鄧地九歌》《红帮裁缝》等几部歌剧舞美的制作磨练,目前已经成为生产制作一流舞台舞美的优秀团队。(艺 文)

《火线三兄弟》 登陆央视一套

继在天津、黑龙江、山东、湖北四大卫视同步开播后,电视剧《火线三兄弟》又登陆央视一套荧屏。

由打造过《斗牛》《沂蒙》等众多经典影视作品的管虎担纲执导,三大金马奖影帝张涵予、刘烨、黄渤联袂主演的抗战传奇大戏《火线三兄弟》用平实、质朴的拍摄手法向观众展示出乱世之中的小人物抗战经历,自登陆卫视荧屏后被观众称为无“雷”点抗战剧,赢得了不俗的口碑。该剧主要叙述了普通人家的三兄弟在战争环境下的人生际遇和抗战历程。故事叙述自然流畅,合情合理。从人物的塑造上来看,该剧彻底放弃了传统抗战剧中主角万能的模式,创造出很多鲜活的抗战人物。剧中,三大影帝饰演的田家三兄弟,所呈现的都是真实的人性。正如该剧主创所说,《火线三兄弟》讲述的不是“抗日神人”,而是最普通的小人物。“有世俗、有小人,他们也会有胆怯,是对人性的一种最真实的诠释。谁生来都不是英雄,需要一种蜕变的过程,有了这种角度就会脱离一些大英雄的框架”。

(李 枫)

剧的音乐性,淡化和忽略了歌剧的戏剧性。因此歌剧学习内容变异为“声乐系”声乐专业演唱技法技巧的附属,或者音乐欣赏课的内容。

歌剧在我国现行戏剧教育体系中的教育内容是缺失的。音乐院校的声乐表演教学,往往只是美声唱法教学当中涉及到西洋歌剧的唱段、片段演唱教学;如果民族唱法教学的教师有心,也会从《刘胡兰》《小二黑结婚》《江姐》一类民族歌剧里选择一些唱段作为教材训练学生的演唱能力。但是,教师们很少从“戏剧文化”的层面去培养、训练学生们的戏剧知识和戏剧表演才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参加歌剧排演,上了舞台,除了嗓音训练的基础和演唱技巧的准备以外,戏剧层面的文化悟性与形象塑造的能力都是欠缺的,缺少真正的歌剧演员的表现魅力。

这很大程度地反映了歌剧人才的培养在教育环节上的缺失,这种教育缺失给中国戏剧文化发展带来的致命缺欠是,歌剧院的创作人才,实际上多半靠实践经验照猫画虎。结果是,一定程度上,歌剧创作不如话剧以及中国传统戏剧那样佳作迭出、成果辉煌,那么,我们的戏剧教育是否应该对这种状况有所反思了呢?如果说戏剧教育在艺术院校的教育体系里是缺失的,那么,舞剧、音乐剧的教育同样也不到位。

音乐剧的雏形,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一些轻歌剧演出,而中国对于音乐剧的研究,是以20世纪90年代初邹德华、居其宏、刘诗嵘等学者成立了中国音乐剧研究会为标志开始的。

而中国舞剧,应该说是西方舞剧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当代观众最早的记忆应该是《小刀会》和《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沂蒙颂》等被称为“红色经典”的作品,后来有《祥林嫂》《红梅赞》《阿诗玛》《浣水节》《大梦敦煌》《丝路花雨》《花木兰》《一把酸枣》等。

■想到就说

每当提起某首歌时,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唱这首歌的演员,因为他(她)给歌曲插上了飞翔的翅膀,得以广泛地传播传唱。一首好歌让一个演员一夜走红是常有的事,鲜花与掌声都献给了演员,词曲作者却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歌词创作,多少年来一直被人们视为“雕虫小技”,可真正能把虫雕好的能有几人?能雕大象的未必就能雕好小虫。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首好歌其影响力未必就比一部长篇小说或一部电影、电视剧小。当年,央视春晚,一首《常回家看看》,让多少人在大年除夕夜频频找回了那份疏远、淡漠已久的至爱亲情。是那朴素动人的歌词,骤然推开了人们的心扉,引起强烈的共鸣和反思。第二天一早,大街小巷到处飘荡着这充满亲情的歌声,给当年的春节增添了些许人情味,这恐怕是一些“大技”很难收到的艺术效果。

演员在台上,词曲作者在幕后或台下。所以歌儿唱得好听,观众只记得演员,不记得词曲作者,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是,观众可以不记得,可歌唱演员是一定要记住的。举个俗一点例子,一首歌若取得了成功,那么词作者应该是爹,曲作者应该是妈,演唱者该是容貌出众的孩子。当别人夸赞时,是不是应该主动说:这都是爹妈给的。这样做其实并不掉价,可能还会让人更高看一眼。但一些歌唱演员恰恰相反,生怕人家说他(他)是运气好,遇上了好作品。歌曲演唱成功后,词曲作者一字不提,那股劲,很有点得鱼忘筌的样子。

经典歌曲反复传唱,歌手、歌唱家名气越来越大,而词作者却无人问津,报酬依旧当初那几十元甚至几元钱的稿费。版权维权,任重道远,遥遥无期,引来好多词作家发了狠,把新作品一次性高价卖给歌手,起码换个心理平衡。这样一来,作品成了商品,也就很难出精品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近几年原创的好歌越来越少,尽管媒体这个大赛那个大赛不断举办,晚会一个接一个不断推出,可在群众中能引起共鸣、广为传唱的歌曲着实不多,究竟是什么原因,是否与词作者的创作热情有关?都应引起一些思考。

(李 枫)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100125 总编室电话/传真:{010}65003319 新闻部电话/传真:{010}65002492 宣传发行部电话:{010}65935482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0065号 零售每份0.70元 印刷:中国青年报社印刷厂